

40061

:9



宗鑑法林卷二十三

集雲堂編

大鑿下五世

睦州龍興道明禪師

黃檗
運嗣

見僧來乃曰現成公案

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山門頭金剛爲甚

麼舉拳曰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曰者掠虛漢

雲門偃云睦州正恁麼時天下人披枷帶鎖 雲峰

悅於放汝三十棒處云作賊人心虛 妙喜云又添

一箇道了問僧云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僧云

作賊人心虛喜云三箇也有又云雖然無孔笛撞著
羶拍版直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檢點將來未免旁
觀者哂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腳 東禪
岳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當時若不是者僧幾被打
破蔡州還識睦州麼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閒人說
藥方 天寧琦云睦州與者僧二俱作家二俱不作
家

呼蛇容易遣蛇難袖裏金錘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
月誰知愁樂有多般

海印信

現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富

庶更來石上種油麻

覺海元

現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廝當三十烏藤聊放
過可憐雪上更加霜

無際派

現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廝當日暮碧天鴻鴈
斷海門斜去兩三行

木菴永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雲濤政

睦州因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何章句
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
良因蝦蟇踔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杲云者僧祇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

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註解擦在者
僧懷裏了也者僧不妨奇特直下便甯承當且道什
麼處是他承當處聽取箇註腳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彈指未終普天匝地擘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叅
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
皆周備無邊罪咎如火消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
有箇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
天寧琦云經頭一字是什麼字睦州彈指一下將黃
面老人四十九年說不盡底一時吐露了也妙喜矢
上加尖道更有末後一句還委悉麼良久云山斷疑

休去峰高又起來

睦州一日喚僧曰大德僧回首師曰擔版漢

翠峰顯云睦州祇具一隻眼者僧喚卽回頭因甚卻
成擔版 黃龍新云翠峰亦祇具一隻眼者僧喚卽
回頭因甚卻不成擔版 鼓山珪云睦州被者僧勘
破 理安問舉翠峰黃龍拈畢云路見不平以楔出
楔則不無檢點將來一總是擔版漢何故字經三寫
烏焉成馬

電火光中休艸艸劍輪鋒上莫怱怱等閒放卻全身
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鼓山珪

睦州擔版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徑山杲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版

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長靈卓

山之峨峨水之湯湯冷眼覷著無處慚惶別峰印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燄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并六

臂到此休誇第一機木菴永

萬綠叢中一捻紅無邊春色自相通游蜂野蝶沒尋

處徒自紛紛怨曉風法林音

睦州因天使吳尚書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從那

門入師名尚書書應諾師曰從者門入

翠峰顯云客是主人相師 承天怡云睦州當路設

穿坑陷平人天使行年在坎被鬼挪揄 永寧鼎云

尚書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慵履杏壇入翠微門門舉步露全機也應三月忘無

味一片冰心若個知粟庵鼎

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和尚問誰師曰問長老曰何

不領話師曰你不領話我不領話

翠峰顯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好與劃斷拈拄杖

云什麼處去也 天童覺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

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卻手撓乃豎拂子云看 開先
金云翠峰道墮也墮也還是武陵墮睦州墮若斷不
出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古南門云兩箇老漢
奪鼓攙旗仔細看來直是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若人
辨得毛端吞巨海大地一微塵

老將臨場氣象閒折衝樽俎笑談間龍韜豹畧渾無
用擺手高歌帶月還

靈巖儲

閒駕扁舟浪裏遊江風江水共悠悠疎烟細柳斜陽
外一曲滄浪天地秋

寒松操

一句當風驗作家英雄有力謾矜誇就中不假唐虞

敕四海聲光益見賒

定宣遠

老漁邂逅盡村沽主醋賓酬趣自多醉後不辭各歸
去一川明月照寒蓑

雪谷永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有何言句
示徒僧舉喫茶去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慙愧卻問
僧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
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卻問沙彌你作
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
和尚打你作甚麼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翠峰顯云者僧克由耐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

諸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與二老雪屈亦乃免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徑山杲云雪竇祇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者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卻到睦州又遭一杓祇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員古佛天寧琦云者僧不會喫茶意旨不知潑屎氣息帶累好人墮屎窞中合喫多少拄杖雪竇妙喜一時放過也須替他人涅槃堂始得

睦州上堂問首座吟荅曰在寺主吟荅曰在維那吟荅曰在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

在來日

昭覺勤云一等借路經過就中睦州奇特崇寧不然首座吟在寺主吟在維那吟在因行不妨掉臂打艸祇要驚蛇若能一撥便轉免致擦土擦沙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兮北斗八

護國欽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尙饗

徑山杲云睦州恁麼答話祇得八成徑山則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問一答百有何妨如何是不展演之

言喝一喝云莫屎窖沸 報恩琇云妙喜土上加泥
直饒道得十成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報恩則不然如
何是展演之言不說一字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其聲
如雷 神鼎澤云二尊宿大似喫李子祇向赤邊齧
菩提又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今日正月初十如何
是不展演之言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復喝一喝
拊松客云寶華則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不露纖毫
如何是不展演之言普天而地

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別云不然不然

忽然不然如鉞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別峰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腳下是地直下來也
無處回避

孤峰深

睦州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老僧在你鉢
囊裏

雲門偃別云裂破 雪竇顯別但彈指三下 徑山
杲別云者奈桶 天寧琦別云隔 白巖符別云今
歲六橋春事好環湖惟見是雕鞍 國清英別呵呵
大笑

睦州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

考妣

青峰楚云大事已明因甚如喪考妣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天目禮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則固是大事既明因甚亦如喪考妣曾經巴峽猿啼處不待三聲已斷魂 漢星定良久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復喝一喝云汾陽道底 青門林云睦州與麼發洩可謂剜腹剖胸傾心露膽是汝諸人不識好惡總恁麼忽畧過去若遇有血氣底漢子自然別有一番態度還會麼猿啼碧嶺霜天月客路人聞魂半消 南澗格因僧問如何是大事未明如喪

考妣礪云可憐生法林音別云春來物物事紛華堪笑何人是作家又問大事已明因甚亦如喪考妣礪云可憐生音別云安南塞北都收了時復挑燈把劍看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饑餐渴飲無他

事儘聽滿頭霜雪侵

保寧亨勇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寅昏奉二親若是功忘恩義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丹霞淳

長江無際渺風波一任輕帆帶雨過到岸回頭看白浪愁心轉比在船多

憨山清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干峰琬

雨打芭蕉客路悲簪纓落魄許誰知十年舊恨猶新恨贏得榮枯兩道看

廣教玉

貧子無依哭旅亭豪家半夜暗驚心山居破落身如葉衲被蒙頭總不論

玉笈乾

東風嫋嫋汎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祇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拳石沃

一從投筆事邊關戰老煙塵始願還脫下鐵衣指瘦骨祇堪惆悵不堪看

鏡堂清

汗臭無湯問雨賒趨翻紙帳墮梅花起來擬折青藤

掃石虎生風飯老鴉

漢關喻

睦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

天童覺云若向者裏識得睦州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總是不守本分底漢還識得麼臂長衫袖短腳瘦草鞋寬報恩秀云睦州老漢尋常辯如懸河及乎者僧問著便乃分疎不下

睦州示衆裂開也在我捉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日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捉聚師乃斂手而坐

雲峰悅云相罵饒你接策相唾饒你潑水 天童覺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擦在面前拋向背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啻百步 天童華云雲峰與麼道爲復是會睦州意明睦州語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

不是玄不是妙久立珍重 靈隱岳云也好笑睦州被者僧拶著恰似落湯螃蟹七手八腳一時露 天井新云者僧贏得一擔輪卻兩頭睦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到者裏祇得斂手而坐 寶壽新云睦州雖則有權有實有放有收仔細看來遭人怪笑何故祇如庭前金菊殿後芙蓉是裂開耶是捏聚耶 溪邊嬾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 佛性泰

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致茶果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曰蘭溪師曰有多少衆曰七十來人師曰

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師曰著什麼死急
承天怡云睦州只知他人著甚死急不知自己死急
尤甚

丈二龜毛鎖石橋千尋兔角插青霄是誰收拾歸王
化四海咸寧達聖朝

栗庵鼎

睦州因秀才相訪師問蘊何事業曰會二十四家
書師以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又道
會二十四家書末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
書卻被箇俗人勘破黃龍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

碧眼胡僧笑點頭 馮山喆云睦州雖然用得者一
點妙大似倚勢欺人山僧則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
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徑山印云睦州大似如風
吹水自然成文惜乎逞俊太過翻覺烏焉成馬山僧
今日有秀才來拂子拄杖束之高閣何故文不在茲
平陽恣云睦州一點偶爾成文秀才罔措字義炳
然祇爲少年時順硃頑了兼之舊本頗有錯簡山僧
不免重爲改正二十四家書會盡空中一點便茫然
從來小生八九子大人乙巳化三千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從來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

明面前一點黑如黍

佛鑒勸

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輕後箭深

水菴一

睦州示衆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既得入頭莫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尙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雲峰悅云古人與麼道和身放倒了也還委悉麼若相委悉孤負睦州若不相委悉雲峰亦遭連累 白

雲端云睦州老漢可謂經事多矣要坐便坐要行便行雖然如是天無全功 法雲秀云睦州便是陳蒲鞵若見可謂大施門開更無壅塞其或未然莫道不窒礙好叅 承天宗舉拂子云我若恁麼穿卻睦州鼻孔若不恁麼換卻睦州眼睛又云今人明明向你道尙自不會驢年夢見麼 法清鑑云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 木菴標云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睦州老漢看毛扯得丈二長標上座當

時若在但云侍者把火來看者老漢面皮厚多少良
久云自從少室人歸後空餘霜月照前溪 法林音
云我不似睦州逼死蛇化龍諸人不得箇入頭處切
莫尋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又不得致怨老僧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尙猶
逃何況言中曾蓋覆 本覺一

潦倒當年老睦州無端頭上更安頭孤蟾獨耀江山
靜長嘯一聲天地秋 法林音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
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

碎巖花狼藉滿山房 自得暉

登壇道士羽衣輕咒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

暗蛇頭顛落鬼神驚 瞻堂遠

披蓑側立千峰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

履睦州倒退在旁邊 南巖勝

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笑菴悟

橫來直受彼立我走出理入事拏三道九迸斷腳跟
紅線索隔窻走馬看相撲茄子冬瓜種又栽相逢把

手上高臺

古南門

綸巾鶴氅獨彈琴
倒退中原百萬兵
自是不歸歸便得
太平風月有誰爭

曉菴昱

睦州問僧甚處來
曰那邊劄師曰老僧屈曰和尚
知卽得師曰擔枷過狀劈脊便打

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辭
那邊劄劈脊便打

睦州問一官人易中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
什麼曰不知道師曰灼然不知

灼然不知無孔鐵錘當面一擲
佛祖難窺

肯堂充

睦州曰老僧在此住持
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

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
師曰維那不在汝

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
過在甚處師曰

枷上更著杻

通玄奇云睦州早是自己昏昏焉
能使人昭昭 獅

峰機云大小睦州自語相違
好與者僧一狀領過復

顧左右云險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
關大地無寸土

大川濟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構得構不得鐵蛇橫古路
雪磯網

睦州一日見僧行胡餅次乃曰行箇甚麼曰胡餅
師曰者俗漢

保福展云睦州也好低聲 天嶽晝云欺敵者亡

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否師曰者蚯蚓

雲門代云白骨連天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若人辨得天下橫行
草堂清

睦州因雲門第三度扣門師開門偃乃拶入師擒
住曰道道偃擬議師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

門損偃一足偃從此悟入

萬壽範云睦州忍心害理雲門雪屈無地天涯知己
情原我鴻鴈來時滿地秋

睦州因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菜
熱水冷淘

脫落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艸渡頭韓幹
馬綠楊堤畔戴嵩牛
正堂辯

睦州見僧來叅便喝曰上座何得偷常住果子曰
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
寶掌白云誣人之罪以罪加之睦州老漢好與二十

棒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艸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松源嶽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笞帚柄聊與三十

翠峰顯云睦州祇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爲分外也須是本分鉗錘方能知其真僞何故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

爲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法舉唱宗乘者老漢卻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靈隱岳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他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恁麼問虎丘也祇恁麼答何故盡法無民南堂欲云翠峰與麼批判深屈古人山僧道睦州和盤托出祇是罕遇知音古南門云翠峰祇見一邊殊不知睦州老漢量才補職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

天童覺

鼓歌彈劍解重圍干羽兩街異類歸謾道太平能坐
致聖人經濟古來稀

易菴應

睦州因僧叅問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係
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
打曰者掠虛漢

泐潭清云者僧祇解瞻前不能顧後何不待他道三
喝四喝後如何將坐具撼一撼拂袖便行非惟截斷
睦州葛藤且與天下衲僧出氣 靈隱岳云老睦州
甚生氣槩卻向者僧手裏呈款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

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翠峰顯

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算人前贏得五百家中失了

一貫

普菴玉

橫抽寶劍踞當門一試風前海嶽昏是楚是秦俱入
貢從來恩怨共誰論

六震悟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
甚饅餠子快下將來

鈍鑿頭邊得意時閒花著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
者祇見枝頭更長枝

長靈卓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實無邊妙義炳然

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徑山杲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

木菴永

良玉不雕至言不文烟邨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息菴觀

睦州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

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又曰是甚麼有甚共

語處黃檗和尚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

衆衆回首又曰日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翠峰顯云說甚麼較些子直是未在據雪竇衆集一

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錘爲衆竭力善能擔荷

可以籠罩古今把斷乾坤乃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石門聰舉黃檗語畢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

蛇尾 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 瑯琊覺云若入洪

波裏須是弄潮人 昭覺勤云百丈將棒喚狗未免

相顧睚眦黃檗香餌綴鉤吞者喪身失命睦州當衆

舉覺與賊過梯翠峰要人擔荷無風起浪崇寧今日

總不恁麼各請歸堂 靈隱岳云轉見誦譌者幾箇

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卻向平地上攬蜆撈蝦用盡自

已心笑破他人口 古南門云睦州借劍殺人翠峰

停囚長智雖然爲衆竭力要且鈍置百丈黃檗不少

會麼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山上久晴雲勃興山下久陰人祈雨忽被風吹四散
飛一天憊懽誰相許

笑巖寶

睦州看華嚴經次有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
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以手指曰那邊是甚
麼雲僧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定有雨

法林音云睦州大似小兒喫李子偏向赤邊齧待僧
云南邊是黑雲便云多謝蒼霖徧法界殷勤相助莫
辭頻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黃檗
運嗣

曹山行腳時問如何是

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舉

似洞山洞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
什麼不道曹山卻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
啞卻我口若言我道卽譏卻我舌曹歸舉似洞山
洞冑之

磬山修云洞山雖識機宜似箇扶小兒入市曹山隨
人腳跟姑置勿論若夫烏石老漢也是方便不少
報恩秀云當時待問爲什麼不道打落渠柴非惟洞
山不敢正視亦使曹山脫畧見聞免見傳言送語
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毘盧師開口端的別
齒有齧齧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

探竿在手不閒攜淺處還教深處追撥轉摩尼盤裏
走呵呵大笑任旁窺

雪關開

玄玄斷勒邈難求丈室雲封古路幽最是青衣還解

語洞巖深迴月輪秋

恨亭挺

烏石因雪峰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曾擗住
曰是凡是聖師唾曰者野狐精便推出閉卻門峰
曰也祇要識老兄

一不作二不休主賓互換有來由焦執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

松源岳

峻硬門庭古莫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爲渠八字打開
著嬌綠覆田秧滿疇

竹屋簡

烏石因雪峰扣門師問誰曰鳳凰兒師曰作麼生
曰來啗老鶴師開門擗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拓
開掩卻門峰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
你者一隊鐘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老宿云雪峰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
明招謙代雪峰纔見開門便云動卽喪又代老觀
云俊哉俊哉 翠峰顯云者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
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旣摸索不著累他雪

峰俱在老觀門下 寶壽方云見烏石則易見雪峰
則難 古南門云三尊宿可謂陞老觀堂入老觀室
要且祇在門外何故話在 資福侶云雪峰恁麼且
入得老觀門入不得老觀門

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
債卻來別處討便宜 尼無著總

曾經大海駕扁舟又向漁磯把釣鉤立冷一天霜夜
月竿頭不動自悠悠 中柱砥

戲釣金鱗碧水遊蕭蕭紅蓼楚江秋歸來香餌和竿
擲清挂簷牙月一鉤 看伯奕

閒抱瑤琴訪玉真臨風一曲洞天昏歸來重論傷心
事不是愁人也斷魂 山容波

烏石引麪次有僧叅師引麪示之僧便去至晚間
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師曰
是卽是祇得一椀

翠峰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報慈遂云甚麼處
是少一椀 翠巖芝云老觀道他祇得一椀大似壓

良爲賤 東禪觀云總似者個師僧靈山付囑有在
老觀爲什麼道祇得一椀若不酬價怎辨真僞

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由蒿湯備禮不知

媿猶對旁人賣口頭

斷橋倫

乍把碧眸輕一盼佳人惹亂笑盈顙高情固自十分
好欲得詩成須再來

一初元

唐相國裴休

見黃檗運

特到黃檗問僧看什麼經曰無

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因
甚卻有兩卷僧無對

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惟兩卷

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麤行到唐天祇將四海垂綸
手蝦蟇魚龍一串穿

虛堂愚

裴公入大安寺問僧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

密行爲第一公不肖遂問此間有何禪師時龍牙

在後園種菜遂請來舉前問牙曰不知公便拜曰
破布裏珍珠

密行第一精鑿還希具擇法眼真箇不知

黃龍新

以何爲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裏珍珠傾城換不得
月坡明

一頂烏紗籠杲日五湖四海孰能看輕輕點破降旗

豎贏得嘉聲宇宙寒

璿鑑衡

宗鑑法林卷二十三

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四

集雲堂編

大鑑下五世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長慶安嗣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它去也
師曰隨它去僧後如前問修山主修曰不壞曰爲
甚不壞修曰爲同大千又曰壞也礙塞殺人不壞
也礙塞殺人

道吾真云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

底是會麼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黃龍清云二尊宿雖則應處無偏其奈影響之流
別生二見今日忽有人恁麼問但向道壞與不壞卽
且置還識者個麼忽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
空 博山來云大隨龍濟生死同條接物導機隨家
豐儉一句則穿花折柳野渡冰消一句則帶霧披雲
寒灰發焰畢竟者個壞不壞叅 渠菴成云二尊宿
一人順水張帆一人逆風把舵雖是道路不同究竟
理無二致今日設有問但向道鯨吞海水盡露出珊
瑚枝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

語萬里區區獨往還

翠峰顯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未免空篋

氣何不畱將煖肚皮

保寧勇

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句裏了無鉤鎖機腳頭多

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丁寧瞭知心拈出勿商

量輸我當行相買賣

天童覺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石火光中相往來

銅睛鐵眼無尋處

正覺逸

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蔴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

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
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通照逢

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衆生
爲甚骨裹皮師以艸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
地過得潼關能幾人

佛慧泉

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鞵龜上人難
會遂使攜囊特地來

天童覺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
了了無一事可商量

此山應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豎拂子曰
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乃禮
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

保福展云大隨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偃別云
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大隨不
因一事不長一智 翠峰顯云殺人刀活人劍 瀉

山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則得之
者少矣者僧得之且道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
如浮雲 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擇乳
須是鵝王 天童悟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

簣之士當時待喚侍者與茶何不道也不消得

柳栗杖頭光閃爍錫羅卷裏面鄒銕肩擔背負出門

去好是無人敢駐畱 保寧勇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三更無月也須行 慈受淡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

客任他猿叫斷愁腸 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翻身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春雨幾聲寒

月堂昌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

曰意旨如何師曰簸箕有屑米跳不出

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罅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

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淡 南堂靜

簸箕有屑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髀更須撥轉上

頭關十方世界黑如漆 天童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前麥

熟也未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

鄉邨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 無準範

自小離家住日邊去家祇道路三千從人問得來時

路回首元來在目前

無文燦

大隨燒畚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者
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者裏死如暗得鐙時有
僧問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
響木人听處鐵牛驚

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鐵作春梁文經武緯
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日光暉舜日長

南堂靜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長慶安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意旨如何師曰郎當屋舍
沒人修

來機淡辨有舒有卷移卻案山重添鍼綫千年田八
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郎當屋舍沒人修片瓦根椽
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月堂昌

靈樹因尼送瓷盃孟至師遂拓起曰者箇出在甚
麼處曰出在定州師乃撲破尼無對

清涼欽別云不違此閒 保福展云欺敵者亡 雲
門澄代云老老大大出處也不知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
欲立行狀碑雲門爲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
上碑門代曰師

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瑯琊覺

盡謂當初密對揚不知文彩已全彰後人不見韶陽
老一字千般謾度量 佛印元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潮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白雲端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
處且從默處認殘碑 天目禮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長慶安嗣初在大滙因見桃花悟
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滙山曰從緣悟
達來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曰諦當
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
作麼生藏曰不是桂琛幾走殺天下人

長慶稜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慶云將謂鬚鬚赤更
有赤鬚鬚 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
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 黃龍心徵云且道靈雲當
初見底是桃花不是桃花 五祖演云說甚麼諦當
更叅三十年法林音云演祖不妨作家 昭覺勤云
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靈雲旣撥轉天關玄沙

乃掀翻地軸且道那裏是未徹處 徑山杲云一家
有事百家忙 中峰本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花樹
下爲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不知又
是鬼門上貼卦 天寧琦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直
饒百煉精金不免入爐再煅 天井新云不惟靈雲
未徹敢保玄沙也未徹在何以見得雲在嶺頭閒不
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東明鑑云當時靈雲眼睛被
桃花刺破直至如今依然成瞎乃豎拂子云桃花開
也還見麼良久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
來

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畱語叢林

問南北東西路莫窮

正覺逸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

徹至今依舊笑春風

黃龍南二

龍象相逢世不羣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
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

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笑晚來無覓
處崔嵬和雨在雲中

保寧勇

堪笑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個釣魚
客笑殺靈雲道不疑

佛國白

桃花尋劍客不語笑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
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
紅盡是離人眼裏血

鼓山珪

一個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
翼堪笑烏梅齧鐵釘

天童淨

靈雲一笑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
後亂隨名字落天涯

慈航朴

彷彿撩天高索價依稀著地下還錢及乎走出河頭

看兩個兒童戲渡船

雲漢蔭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祇知掩得靈雲
醜落盡眉毛自不知

朴翁鉅

一見桃花便躲跟鐵圍生陷出無門倚牆傍壁知多
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少室睦

落花臺上重鋪錦碼碯階前布赤砂仁義盡從貧處
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高峰妙

浪尋楊柳情無賴蹋碎桃花眼獨紅吹倦園林春已
暮那堪隔岸鼓東風

法林音二

猛虎當途暗自驚相逢狹路若爲爭苦心片片無人

訴嶺外偏聞負痛聲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
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祇如太清還
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
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
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日未審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
鏡來與汝相見

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白兆圓云若
不打破鏡怎得相見 太陽玄云卽今破也又作麼

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 開福寧云
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個打破底道理直
饒眼親手便光鏡俱忘如鷄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
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 昭覺勤云一
人善問一人善答膠漆相投水乳相合則且置且道
打破鏡來如何相見良久撫掌云了 天童覺云分
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未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
清未得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麼處相見清
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脫骨時 黃龍忠云若據
牧菴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破鏡

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清還委悉
麼待虛空落地卽向你道

金鷄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嘯歸家著錦衣
佛鑑勲

午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
知蒼龍脫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掣斷黃
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迴超卓

承天宗

靈雲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豎起拂子曰出
世後如何師亦豎起拂子僧不肖到雪峰舉前話
峰曰你肖它麼曰不肖峰曰你問我與你道僧曰

佛未出世時如何峰豎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峰
放下拂子僧禮拜峰便打僧後到玄沙舉前話沙
曰你怎生會曰不會沙曰我與你作箇譬喻如人
買一片園東西四至結契總了也中心有箇樹子
猶屬我在

雲門偃於兩豎拂處云前頭卽是後頭打不著 滌
山喆云者僧一張弓兩隻箭擬撥亂天下至玄沙面
前一個伎倆施展不得何故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

河裏攆

河裏失錢河裏攆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山地淺種淡鋤恣意耕

佛心才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忘卻不憶塵生

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卻來時路暫憶此時總不知

投子青

靈雲問僧甚處去曰雪峰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峰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峰峰問甚處來曰靈雲峰曰和尚安否曰有一信

相寄峰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峰前峰休去

馮山秀云雪峰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者僧又祇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僧云請靈雲祇據座者僧又若爲通露不可大丈夫漢爲人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白巖符云者僧與靈雲通信原封馳上不敢妄加一字怎奈雪峰書亦收了祇是不拆封看知他雪峰是何心行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

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佛慧泉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賣貴橫千豎百算河

沙九九翻成八十二

保寧勇

松陰行不盡疎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中人未知

蒙菴聰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

趙州諗嗣

至法眼處眼問近離甚

處師曰趙州曰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師曰

無曰往來皆言有上座何得道無師曰先師實無

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眼曰真獅子兒

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錯過覺鐵紫若道無此語又

錯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錯過趙州直饒總不恁

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

鼓山珪云覺鐵

紫名不虛得祇是不曾夢見趙州

笑巖寶云法眼

當時失卻一隻眼覺公與麼道也扶趙州不起

法

林音云逃阮墮壑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

在相逢空愛白公詩

大洪遂

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庭株昇元大小清涼

老未會先師此語無

正覺逸

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

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卻回顧若會截流那下
去市地清風隨步舉慧通旦

天使何所貴貴在善對論不獨君無辱猶得社稷存
印如成

一向瀟湘一向秦臨岐一句好愁人自從山水分疆

後作客誰能不問津采商榮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趙州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

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

勝果於初問下著語云抱贓叫屈於進語下著語

云苦哉苦哉 ○ ○ 香云趙州就爐打鐵嚴陽惹禍

上身雖然悟去也是好事不如無

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

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黃龍南

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真妙

訣動隨聲色被勾牽真淨文

不妨行細輸先手自覺心麤媿撞頭局破腰閒柯斧

爛洗清凡骨共仙遊天童覺

劈面呈機不等閒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

塗毒策

驀就膏肓下一鍼當時無處著渾身呵呵笑入巖陽
去蛇虎爲鄰不可尋

密菴傑

地沒朱砂翻赤土廩無粒米倒糶糠赤窮自是活不

得又被人來指賊賊

中峰本

香飄桂子十分月雨滴芙蓉一半秋門外任他時節

換穩將衲被自蒙頭

橫川珙

餘光雖好日西流底事區區作馬牛向道心肝不帶
得來時高挂樹梢頭

梅翁杲

婺州新建禪師

趙州諡嗣

一生不畜沙彌有座主曰和

尚年尊何不討箇沙彌侍奉師曰若有眼瞎耳聾

口啞底爲我討一箇來主無對

石菴瑀云可惜座主有頭無尾不了人事致使新建
一生受屈德慶若作座主待伊恁麼道但云有一箇
眼不瞎耳不聾口不啞底上座還要麼待伊定動便
噓兩聲看他作麼合煞

杭州多福禪師

趙州諡嗣

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一莖兩莖斜疎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
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來落葉填山谷

無禪才

漳州浮石禪師

子湖
蹤嗣

上堂山僧開卜舖能斷人貧

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曰離卻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達磨西來惟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個中祇是依爻斷豈有人情疎與親

本覺一

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懶菴需

金木水火土大蟲元是虎好笑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無準範

日容遠禪師

子湖
蹤嗣

因齋上座叅師撫掌三下曰猛

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鷓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卻者漢也

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對頭眼親手便彼此沒便宜下梢可惜放過待他舞歸方丈便好與撫掌三下拂袖便行非惟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雖然如是齋公無語還可轉側也無謾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大瀉智云強中更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還知麼伎倆全無波旬失途到者裏無你解會處

興化軍梯山石梯禪師

萊黃嗣

一日見侍者拓鉢赴

堂乃問甚處去曰赴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赴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箇什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赴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天童覺云放過卽不可如今直與扭得鼻頭痛打得骨頭出始得免見瞎驢趁大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荆棘林是好手且道適來者僧透得也未多虛不如少實 清化巖云入此門來直須田地穩密堪受鉗錘百煉千敲終始不變所謂要識真金火

裏看石梯肯他也是羅公照鏡當時何不與他三十棒使渠縱遇百味珍饈也須吐卻始得

父子相將草裏行星馳電卷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漢錯認鞍橋過一生

辛菴儔

筠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歸宗常下高安愚嗣

因灌溪問如何

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

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爲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

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
擬議隔千山法林音云灌溪若在也好伏膺三年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
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當松舍風而夜寒溪帶雨而
春漲 靈隱禮云末山弄假像真尋常得此便灌溪
酬本及末一飽忘百饑乃至漚麻句下倒轉成禡劈
箭鋒前誰當齧鋏要識末山落處麼大鵬欲展摩霄
翅誰顧奔騰六合雲

非男女相獨閒閒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 自得暉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今見也

麼清聲籍籍播寰宇

月林觀

襄州關南道吾禪師

鹽官安下
關南常嗣

因趙州來乃先著

豹皮襯執吉獠棒於山門外翹一足候纔見州來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
聲而去

鳳山啓云大小關南無端向人納敗闕雖然還知趙
州出不得他圈圓麼梁山泊裏稱豪傑看來都是不
良人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

塘秋水淡

潛菴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菴璇

關南或執木劍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
師遂擲於地僧卻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
對師曰容汝三日下取一轉語僧亦無對師乃置
劍肩上作舞曰恁麼始得

雲峰悅云邪法難扶

龍池傳云元來木劍也好殺

人者僧曾遭道吾一劍豈止三日直至而今未見伊
黠氣若是作家師僧纔見伊擲劍在地便拈起置肩
上作舞一出待伊問你者劍從何處得來但擲於地

擺手便行

關南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
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

事回惠東園一顆桃

投子青

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
飲奈此一天風月何

東叟穎

名園爛熳百花香杜宇聲催燕語狂萬斛韶光藏不
住卻憐罕遇賦春郎

青門林

婺州金華俱胝禪師

大梅常下天龍嗣

初住菴時有尼頂

笠攜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
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
得卽住師又無對逾旬天龍至師陳前事龍豎一
指示之師大悟凡有叅扣惟豎一指示衆曰吾得
天龍一指禪一生受用不盡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長慶稜代云美
食不中飽人飡 曹山章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祇認
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是他西園奇怪 報
慈遂徵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甚麼承當處
莽鹵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作

麼生 雲居錫云祇如玄沙與麼道是肯伊不肯伊
徑山杲舉瑯琊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撲
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乃云俱胝
不得瑯琊爲伊出氣幾乎埋沒妙喜隨後也有個注
腳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 靈隱嶽云且道如何是一指禪乃豎拂子云見
麼若也見得可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不免重
說偈言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坐斲佛祖關迷卻
來時路 平陽恣云瑯琊妙喜祇顧盤中喝彩不解
馬上奪標諸人要知者一指落處分明麼更聽山翁

念個真言補闕一指頭禪誰不有靈樞妙轉在天龍
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對揚淡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
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翠峰顯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鶩子懸河
辯百億須彌一芥收

旻古佛

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
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
飲毫端麟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

天童覺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邨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嶽

露珊瑚枝上挂金鉤

惠昭預

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報恩演

八幅羅裙蘸地拖雙睛點就賽嫦娥時將紈扇人前
掩一種風流消不多

六愚哲

翠擁春旂夾畫闌烟籠曉霧不勝寒一株婀娜臨官
道多少行人駐馬看

偃亭挺

飛霆擊火出南天鐵勒驕心馬上懸不有控絃三十
萬龍門何處定天山

紫嶠澗

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師一日潛袖

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曰是師曰如何是佛
童豎指師以刀斲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
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
清波格云俱胝得天龍一指一生擔板不了及至童
子豎指卻又與伊截斲當時何不自截其指免致擔
板一生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
截卻指忽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山堂淳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無門開

宗鑑法林卷二十四

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五

大鑒下六世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臨濟
玄嗣

在三聖為首座常曰我

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箇會佛法
底人大覺聞舉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師
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向南方
行腳一遭拄杖頭上未會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
憑箇甚麼道理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

集雲堂編

來日從法堂過覺曰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
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獎於三聖師
兄處學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存獎
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
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檗喫
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
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
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瑯琊覺云且道因甚承嗣臨濟良久云路逢劍客須
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理安問云且道是承嗣臨濟

不是承嗣臨濟 中峰本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
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
心思意解於其間哉祇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
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者裏見得許你作臨
濟半箇兒孫 理安問云龍驤虎驟舉步猶迷一縱
一擒翻成鈍置三聖大覺各具一隻眼若非興化老
漢洎合勞而無功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則且置作麼
生是臨濟在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驀拈拄杖云太
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太孤太賒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負平生雪此

寃不如一陣香風掃

南巖勝

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世出金瓶南方自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仰山欽

虎口橫身雷電奔沙場日落便愁生崖州萬里風霜

遠矢地盟天祇此心

理安問

慣拋三寸定浮沉但得逢魚豈在淡一自龍潭吹燭

後獨畱殘月刺湖心

豁堂岳三

賸得西隣半落花風風雨雨送殘霞春閨若較愁多少昨日何孤今日賒

殷勤姊爲妹長欵掌上雖珍未是歸今日不虛爲母

後相承羞著嫁時衣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報慈遂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什麼處 翠峰顯云至尊所得祇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卻雲峰悅云真不掩僞曲不藏直 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著可謂酪酏如今作麼生斷 黃龍心云興

化一期見機而作怎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但向
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
得遞相鈍置如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 笑巖
寶云作家君王不妨作得出說得行與化明眼宗師
亦善能相席別償然畧且蒙昧當時未必光輝後世
我若作與化待帝舒幞頭腳直云陛下何得說真方
賣假藥瞥令喜識見盡寶愛情忘不獨致君王得大
解脫亦免使天下承虛接響祇在光影門作活計
博山來云徑寸之璧照乘之珠望中原光影萬一不
得爲此文殊寶冠隱晦不得淨名方丈說示不得與

化畢竟酬價不得然雖如是誰道黃金如糞土 平
陽恣舉畢以拂子畫一畫云且道者寶作麼生酬價
良久云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君王之寶實難酬與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
腳敕書挂在鳳凰樓 北塔祚

北番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白雲端

中原之寶呈與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爲萬世
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天童覺

中原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白

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笑翁堪

幞頭舒起君王寶司空見慣與化老千古君臣際會

時落花滿地無人掃

北海心

收得中原無價珍幞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與化重酬

價八兩原來是半斤

尼閒林英

與化示衆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

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

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

棒也較不得何故爲它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首山念云看他與化與麼用爲什麼放得他過且道

甚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那箇是賓

那箇是主雖然如是亦須仔細又云二俱有過二俱

無過 瑯琊覺云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化若無後

句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昭覺勤云作

家相見須是恁麼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

頭接尾所以羽毛相似言氣相合祇如兩家互換相

喝且作麼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作臨濟兒孫

切須明取且道二老宿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

紫羅帳裏撒珍珠 伏龍長云陣雲動地而來雪刃

挨身而入鐵旗鐵鼓未爲好手全殺全活方見作家

較他登九龍御輦而被烹失千里烏騅而自刎者蓋
相萬萬劍戟盡爲農器用馬牛歸放華山陽何以見
得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通玄奇云雖則二俱好手
旻德未免末後輸他一籌被他塗污面門至今羞慚
無地 報恩琇云且道那裏是他一喝不作一喝用
處直饒侗儻分明要見旻德則易要見興化則難
寶掌白云興化和尚鍼鋒尖上削鐵電光影裏驅雷
送斷鴈於秋旻掃殘霞於賸水幟到威成母容少滲
者裏還著得佛法身心也無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
乾 佛日哲云興化雖慣向鍼鋒尖上張弓架箭電

光影裏辨敵施能也祇是擒降將底手段旻德雖則
久經行陣不顧危亡爭奈鼻孔落在興化手裏果是
臨濟德山把手共行底漢待興化未開口已前蹋翻
香案拽下座爛捶一頓管取興化生受生受卽今還
有恁麼人麼新隆安性命在汝手裏喝一喝云金翅
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雲溪恭

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
過須知興化棒頭親

鼓山珪

暗中攜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
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徑山杲

旻德一喝如雷響與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真瀟
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懶菴樞

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句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
主九曲黃河水逆流

南巖勝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
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仰山欽

決得高堤引急湍黑風翻卻釣魚船漁人久立風濤
慣水底擒魚謾上筌

三峰藏

大開東閣接高賓下榻還他臥榻人不是侯門貴公
子那能杯酒遞相斟

林野奇

電光影裏布龍蛇直入單刀看作家不犯鋒鋌全勝
敵城樓惟聽動悲笳

斯瑞法

不將摩竭掩重門明暗雙雙一喝分黃鳥喚回樵子
夢斜陽影裏地天昏

法林音

與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
僧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
雨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天童華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空劫已

前自己又道便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福嚴容云者僧雖解單刀直入怎奈興化有百匝千重所以將在謀而不在勇興化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未免旁觀者哂若問山僧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未是作家若擬議劈脊便棒 蟠龍長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興化恁麼猶欠穩在當時就其旗鼓未動氣力未衰便能活捉生擒非但與者僧洗腸換骨亦且免慕羶之流向卒風暴雨處躲跟 法林音云說甚麼四方八面來畧輕輕撥著便見屎臭氣

此問非常觸忤人如禽空啄噪荆榛須知興化奔馳疾值雨何曾溼著身

洞山聰

攫浪拏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

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海印信

一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閒隈雖然打入鬼窟

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鼓山珪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閒神野鬼皆驚怕祇爲渠儂識梵書

徑山杲

天生白額南山虎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曉覓行踪

雪堂行

剗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
匹也知祇是赴齋僧

南巖勝

四方八面沒邊疆暴雨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躲
避移舟別有好商量

天目禮

饑火炎炎燒斷腸親逢王饍不能嘗可憐併逐溪流
去百億滄溟透底香

高峰妙

二八仙娥巧畫眉漫將佳句向人題蓬萊不是桃源
渡莫把相思害作癡

晦曇承

一言既出駟難追暴雨狂風趁不回古廟躲身誰敢
覷鬼頭風卷滿天灰

南礪珍

鍬甲橫驅塞外秋功成會不願封侯玉關得荷君王
力一劍還看月上鉤

廣教玉

赤手撐開萬刃鋒不消一唾奏成功憧憧四海安如
砥閒看胭脂描日紅

夫山儲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曰不入
者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總不與麼師
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
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
喫飯即便趁出院

翠峰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卻須索

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
翠峰要斲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
打散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與化令
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
之流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黃龍南云克賓失錢遭
罪有理難伸與化以剛決柔未足觀也 雲峰悅云
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馮山喆云與化令雖行
大似倚勢欺人克賓一期輪機爭奈千古聲光不墜
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若不沙場經久戰揭天鑼鼓喪
紅塵 白雲端云叢林自古至今盡道克賓知恩方

解報恩恁麼說話可謂埋沒古人土上加泥且作麼
生見得克賓維那要會麼雖爲與化燒香要自熏天
炙地 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
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天童華云大小翠
峯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煞 資壽尼妙總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天寧琦云克賓法戰不勝與
化據令而行稱提臨濟宗風揭示正法眼藏棒頭出
孝子佛法無人情當時將謂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
平 中峰本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
與化旣行矣又斲矣未免旁觀者哂 南堂欲云與

化全師出征克賓堅壁不戰及乎力盡伎窮未免牽
牛納璧翠峰要斷不平直爲克賓雪屈會麼雖得一
場榮別卻一雙足 徑山信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興化脚跟被克賓掀起半空過一小劫方得著地克
賓古佛其心安如海會麼賣盡衣單終不赤膊好則
好矣美則盡美生鐵橛子不得飯喫 通玄奇云興
化爲人可謂滾入虎穴祇是不得虎子克賓雖則齧
牙喫棒大似夢還故鄉若是伶俐衲僧管教興化棒
折 能仁鑑云興化令行維那有些不甘翠峰爲伊
雪屈興化還甘麼不因楊得意怎見馬相如 廣教

玉云盡道興化門牆千仞不是克賓赤身擔荷怎見
汗馬功高殊不知龍門無宿客霹靂送飛騰卓拄杖
一下

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
忍莫教知解入塵籠 照覺總

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
眼儘教天下競頭爭 佛心才

丹山生鸞鷲獅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
徑山杲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會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

嗣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
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瞻堂遠

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聳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真妙
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佛照光

主賓會合風雲異醉後添杯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
肉叢林扛鼓返成寬

或菴體

興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腳下走塵烟若無塞外將軍
令那得嘉名四海傳

誰菴演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畱得典型存
三十年後幾箇知恩

尼無著總

罰錢出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興化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者一半明眼衲僧點檢看

洽父川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趁出
院橄欖點茶滋味長

野雲南

身遭憲罰罷官職籍沒家私播遠陬賸得一身空索
索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石秀

劈頭一句驗來機山壓濤翻識者稀驀地晴空轟霹
靂金麟衝破碧琉璃

百愚斯

野菊籬邊半吐妍風吹雨打正寒天落花色染溪流
去獨使傷情怨杜鵑

采商榮

六月黃河徹底冰騎驢愁殺泊船人縱然一夜都拋
棄爭免家貧又路貧

漢關喻

苦霧黃霜迷渡頭驪龍奮迅海門秋不因攫拏全神
變怎得長川灌百流

法林音二

掣電轟雷大不平一毫頭上弄家聲罰錢趁出無回
互大地從教努眼睛

興化入堂見首座曰我見你了也座便喝師打露
柱一下便出座隨後上去曰適來觸忤和尚禮拜
未起師就地打一棒

法林音云興化手忙腳亂首座自起自倒如今錯判
往往有之祇如首座盡其機來還免得興化棒也未
興化盡令而行還諾得首座也未吹餘將伊二棒細
爲註破一棒全賓全主一棒有殺有活你若說是端
不會見不是不妨一齊分付露柱遂旋風打散
一尺絲綸一丈波江邊游泳自娑娑看渠收放渾閒
事引得鯨鯢不較多

磬山鼎

興化侍臨濟因洛浦來叅濟問甚麼處來曰鸞城
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
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叅堂去師隨後問適
來新到是成禪他不成禪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禪

不成禡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
轉語蓋覆卻濟曰你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
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
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
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
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艸賊大敗濟便打

廣教玉云若論此事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俱
未免喪身失命看他臨濟權衡在手縱奪隨宜興化
雖云爲衆竭力未免禍出私門總似今日門風委地
汝輩瞻前顧後有什麼氣息喝一喝云龍象蹴蹋是

誰堪雪曲應希徒側耳

興化因僧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牕林木
迴夜淡汀岸火光微

投子青

興化見同叅僧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
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者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
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它適來也有權也有實
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
者裏卻去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禮

拜

昭覺勤云辨王庫刀震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
震霆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
之食祇如賓主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
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者裏洞明得可
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趁
大隊 天童華云興化門牆千仞家法森嚴者僧暗
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
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又作麼生天堂未
就地獄先成 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寰中大啓

洪爐烹凡煅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叅非同叅不能見
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
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者裏明得臨濟一宗不至掃
土脫或未然育王爲你道破拈拄杖卓一卓云金鏃
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南堂欲云阿呵呵
獅子兒返躑龍馬駒踣跳打破上頭關賓主俱失照
有底便道當時再與一喝不然掀倒禪牀拂袖而去
恁麼見解有甚共語處今日要使現前一衆與他古
人兩得相見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鼓山珪

鎮鄒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徑山杲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

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退菴休

激激灑灑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

處盡是離人今古愁

伊菴權

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叅相訪作盡冤讐休休明日

黃花蜨也愁

雪菴瑾

驅耕夫牛照卽用奪饑人食用卽照不得同叅把手

行安知袖裏有穿窬

南巖勝

也攙旗鼓解當頭洗淨晴空衆嶺秋一點不來雲萬

里鴈聲哀嘸未曾休

三峰藏

興化因雲居示衆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峰菴時魏

府有興化長老來問曰權借一問以爲影艸時如

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

奇特不敢辜它伊曰想菴主答者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

到乃問山中和尚住三峰時老僧曾問伊話抵對

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舉前話師曰雲居二

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三聖然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他興化半月程
徑山杲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有續得
末後句許伊親見二尊宿 平陽恣云雲居放憨興
化廝賴雖則互相激揚怎奈祇作得賓中主作不得
主中主今日若有恁麼問但云好纔擬議劈脊打出
不惟使他差異禪和無開口處且顯宗師家有三玄
戈甲照用同時底手眼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燄光透出

道吾真

雲居何必興化不必眼若不開夢中叫屈

月堂昌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爲辨的影艸旣隨

身覲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最菴印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檠苦者如蜜二十年來

無處雪屈咦

別峯印

興化示衆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
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撲下來一
點氣也無待我甦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
曾向紫羅帳裏擦珍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
作麼

天寧琦云我當時若見祇向他道何必待者老漢東

西顧視卻與一喝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
兒 報恩琇云識法者懼

紫羅帳裏擦珍珠密意師承會也無摸象衆盲徒亂
說當臺古鏡見差殊 海印信

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上撲下紫羅帳裏擦珍珠
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
不見錦繡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壩 上方益

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閒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
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徑山杲

紫羅帳裏擦珍珠禪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

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鼓山珪

興化因僧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陽試借看
師曰不借曰爲甚不借師曰不遇張華眼徒窺射
斗光曰用者何如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噉曰諾便歸衆

神鼎揆云赤身臨白刃誰敢犯當頭者僧通身膽矣
若非久戰沙場不免積骨堆山屍橫徧野謾謂有張
華之眼而能劒刃上翻身若非興化擒縱自由殺活
自在不免犯手傷鋒雖然輸機謀主存深意欺敵兵
家無遠思

興化示衆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聾蹙不立一
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恬

翠峰顯舉若立一塵國家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
遂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昭覺勤云
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翠峰
者老漢後面自點胸 鼓山賢云立即是不立即是
若道有時立有時不立卻與瘡病相似道雙照雙遮
遮照同時猶不離教家極則畢竟作麼生拈拄杖卓
一下

興化因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
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投子青

紫玉紅芽舊事空兔葵燕麥領春風尊前有客彈清
淚一曲湘君怨未終 大善嶠

宗鑑法林卷二十五 終

